



金子信选编

外国中篇小说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外国中篇小说

第六卷

金子信选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任 意

责任编辑：周建生

外国中篇小说

(第六卷)

金子信选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625 字数：500,000

1984年2月第一版 1984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10116·974 定价：2.55元

编者前言

这里所说的“中篇”，选编者有一个字数上的主观限定，大体从三万字到十万字，而以五万字左右为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小中篇”。此类中篇，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各主要国家，是很发达的。在我国，由于文学传统的不同以及其它种种原因，过去较长时期中一直不很发展，近年来则正在崛起，并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这从目前刊载这类作品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多达数十种，便可见其一斑。在数量众多的外国中篇小说中，选择一定数量在艺术上确有特色的优秀之作（包括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作品），供我国文学创作者学习、借鉴，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对于丰富我国读者的文化生活、推动我国中篇小说的创作，当是一件有益的工作。——这正是编者选编此书的出发点和目标。至于已经编成的《外国中篇小说》，究竟达到了这个目标的百分之几，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社会实践的检验。

本书选世界二十个国家、七十余作家的近百篇作品，上起十九世纪初，下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共四百五十余万字，按国分册，编为十卷。其中新译和重译的占半数以上，旧译在选入时也尽可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为便于读者了解、参考，所选作品都约请专人撰写了作家介绍和作品思想、艺术特点的概要分析。

对于外国文学，编者仅是一个爱好者和学习者。此书得以编成出版，多蒙全体译、作者的大力支持，董衡巽、郑克鲁等同志的不吝赐教，不少朋友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积极鼓励，在此谨表深切的感谢！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美国〕马克·吐温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张友松译(1)

〔美国〕詹姆斯

黛丝·密勒……………青 竹译(65)

〔美国〕德莱塞

台风……………主 万译(140)

〔美国〕杰克·伦敦

野性的呼唤……………刘文荣译(184)

〔美国〕菲兹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276)

〔美国〕桑顿·怀尔德

圣路易斯桥……………刘文荣译(442)

〔美国〕福克纳

花斑马……………黄源深等译(540)

〔美国〕海明威

老人与海……………海 观译(609)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美国〕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1835—1910), 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是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杰出的幽默讽刺小说家。他出生于密苏里州一个地方法官的家庭, 十二岁时, 父亲去世, 开始独立谋生。他当过排字工人、领港员、淘金工人和记者等。这些生活经历, 使他对社会底层了解颇深, 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开阔了视野。

马克·吐温开始创作的时期, 正是美国“幽默文学”极为繁荣的年代, 所以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同时, 他的一生经历了美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过程, 他从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存有一定幻想到彻底破灭, 看透了美国“文明”的腐朽性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 也痛切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残暴和罪恶。因此, 他把旨在逗乐的

诙谐幽默的民间传说，同对社会现实（特别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和资产者的虚伪、贪婪）的辛辣讽刺结合起来，使他的作品远超出一般的幽默文学，而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不但深受美国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代表作长篇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1867)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是有名的儿童冒险小说。它们借儿童的观察、感受和冒险经历，暴露资产阶级的欺诈虚伪，谴责“民主”外衣下的种族歧视。小说对天真活泼的儿童心灵的刻画，细致入微；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常同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结合起来，情景交融，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对于腐朽沉闷的生活环境和那些骗子恶棍，则多采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诙谐幽默，滑稽可笑，但又于漫画化中见出真实。——这些，便是马克·吐温创作的主要艺术特点。

其它重要作品，有以历史小说形式评击资产阶级专利统治和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王子与贫儿》(1881)、《亚瑟王宫廷中的美国佬》，有揭露美国种族歧视、批判“白人优越论”的《傻瓜威尔逊》(1893)，以及暴露美国政府机构的腐败和资本家卑鄙无耻的《镀金时代》(1874，与华纳合写)等，还有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

马克·吐温成为职业作家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反帝斗争。后期，他多次发表谈话，作演讲，写政论，抨击欧美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略行径。他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1900)，是马克·吐温创

作成熟期的小说，是他的中短篇中最优秀的社会讽刺作品。小说的主旨是讽刺嘲弄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它以既写实又夸张的笔调，揭露资产阶级为了争夺非份之财，道德败坏到了何等地步！这是一出闹剧，在哄笑声中，资产阶级的“诚实”、“清高”、“廉洁”等等，给撕得精光，暴露在读者面前的是赤裸裸的种种卑鄙、虚伪的丑行。小说以极其巧妙的构思，相当严密的结构和极富戏剧性的情节，淋漓尽致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心理。

(艾 平)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当时赫德莱堡是邻近一带地方最诚实、最清高的一个市镇。它一直把这个名声保持了三代之久，从没有被玷污过，并且很以此自豪，把这种荣誉看得比它所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更加宝贵。它非常以此自豪，迫切地希望保持这种光荣万世不朽，因此它对摇篮里的婴儿就开始教以诚实行为的原则，并在以后对他们施行教育的全部期间，把这一类的训诲作为他们的教养的主要内容。同时还在青年人的发育时期，完全不叫他们与一切诱惑相接触，为的是让他们的诚实有充分的机会变得坚定而巩固，成为深入骨髓的品质。邻近的那些市镇都嫉妒这种崇高的权威，假装着讥笑赫德莱堡以此自豪的得意心理，偏说那是虚荣。不过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

赫德莱堡实在是一个不可败坏的市镇；假如有人追问，他们还会承认一个青年只要是从赫德莱堡出去的，他要从家乡到外面找一个地位较高的职业，那就除了他的籍贯而外，无须任何其他保证的条件了。

然而曾几何时，赫德莱堡终于很不幸地得罪了一位过往的异乡人——也许是无意的，当然也并不在乎，因为赫德莱堡是无求于人，很可以自满的，对于异乡人和他们的意见，当然毫不在意。不过它当初如果把这个人当作例外，那就要妥当一些，因为他是个很不好惹的人，记下了冤仇就不饶人的。在他漫游各地的整整一年之中，他老把他的委屈记在心上，每逢闲暇的时候，他就翻来复去地想，总要想出个办法来，心满意足地报复一番。他想出了许多主意，都很不错，但是没有一个是十分彻底的；最不中用的办法只能损害许多个别的人，而他所需要的却是一个使整个市镇都受影响的主意，连一个人也不让他漏网。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当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恶毒的快意，觉得心头豁然开朗起来。他立刻就开始拟出具体的计划，一面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办法才好哩——我要败坏这个市镇！”

六个月之后，他又到赫德莱堡来了，他乘着一辆小马车，大约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停在银行的老出纳员的家门口。他从车上取下一只口袋，扛在肩上，踉踉跄跄地穿过院落，走到里面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了一声“请进”，他就进去了。他把那只口袋放在客厅里的火炉背后，很客气地向那正在灯下坐着看《福音导报》的老太婆说：

“您请坐着 夫人，我不打搅您。好——现在可把它藏得很妥当了；谁都不容易知道它在哪儿。夫人，我可以见见您的先生吗？”

“不行，他到布利克斯敦去了，恐怕要到后半夜才会回来。”

“好吧，夫人，那没有关系。我只是要把那只口袋托他保管一下，等找到了合法的物主，就请他转交给他。我是一个外方人；他并不认识我；我今晚上不过是走这个镇上经过，特地来了却一桩长久放在心上的事情。现在我的事儿已经办完了，我很高兴地离开，心里还有点儿得意；以后您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了。口袋上系着一张纸条子，一切都在那上面说明了。再见吧，夫人。”

这位老太婆害怕这个神秘的大个子陌生人，后来看见他走了倒很高兴。但是她的好奇心被勾引起来了，于是就一直往口袋那边跑过去，把那张纸条子拿过来看。那上面写着的话是这样开始的：

请予公布；或者用私访的办法把合法的物主找出来也行——两种办法随便取用哪一种都可以。这个口袋里装的是金元，计重一百六十磅零四盎司——

“天哪，连门都没有锁哩！”

理查兹太太浑身颤抖地飞跑过去把门锁上，然后把窗帘拉下来，惊魂不定地站着，心里发愁，不知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她自己和那些钱财更加安稳一些。她听了一会儿是否有小偷，然后又被好奇心战胜了，于是再回到灯光底下，看完那张纸条上写的话：

我是个外国人，马上就要回本国去，以后就永远在那里住下了。我在美国住了很久，多蒙贵国优待，

心中非常感激；尤其是感谢贵国的一位公民——赫德莱堡的一位公民——他在一两年前曾经给过我一个很大的恩惠。实际上是两个很大的恩惠。让我说明经过吧。我从前是个赌徒。我是说我从前是。我是个输得倾家荡产的赌徒。我在晚上来到这个村子里，饿着肚子，一钱莫名。我向人求助——在黑暗中；我不好意思在有亮的地方讨钱。这回幸好找对了人。他给了我二十块钱——换句话说，照我当时的想法，他实在是救了我的命。同时他也给了我财运，因为有了那笔钱，我又到赌场里发了大财。后来我把他给我说过的一句话老记在心上，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他这句话终于把我制服了；一经制服，我的品格才没有完全毁掉，我从此再也不赌博了。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位恩人是谁，可是我要把他寻访出来，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由他施舍出去，或者把它抛弃，或者保存下来，随便他怎么处置都行。这只不过是我向他表明感激之意而已。假如我可以在这里住些时候，我就会亲自去寻访他；但是那没有关系，他一定会被寻访出来的。这是个诚实的市镇，不可败坏的市镇，我知道我尽可以信托它，无须担心。谁能说出那位先生当初对我说的那句话，就可以证明他是我的恩人；我相信他一定还记得那句话。

现在我的办法是这样：如果你觉得私访较为妥当，那就请你私访。如果遇到可能是那位先生的人，就请你把这张纸上写的话告诉他。假使他回答说：“我就是那个人；我当初说过的那句话是如何如何。”就请予以对证——那就是：打开口袋，那里面有一只密封

的信封，装着那句话。如果那位申请人所说的话与此相符，那就把这笔钱给他，别的话都无须再问了，因为他一定就是那位先生。

但是你如果愿意公开寻访，那就请你把这张东西拿到本地报纸上去发表——另外加上几句说明，即：自本日起三十天内，请申请人于星期五晚八时驾临镇公所，将他当初所说的话密封交与柏杰士牧师（如果他肯帮忙处理的话）；然后请柏杰士先生当场将钱袋启封，核对那句话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将这笔钱点交我这位业经证实的恩人，并请代致诚挚的谢意。

理查兹太太坐下来，兴奋得微微颤抖，不久就转入沉思了——她是这样想的：“这事情多么奇怪！……那位善心人随意施舍一下，现在善有善报，发的财可真不小呀！……假如做那桩好事的是我的丈夫，那该多好！——因为我们实在穷透了，又老又穷！……”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爱德华，不是的，拿二十块钱给一个外方人的不是他。这实在可惜得很，真是；现在我明白了……”然后她打了个冷战，“可是这是一个赌鬼的钱哪！罪恶的收获：我们可不能要这种钱，连碰也不能碰它一下。我可不愿意靠近这种钱；这好象是很肮脏的东西。”于是她到离得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希望爱德华快点回来，把它拿到银行里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有小偷来；一个人在这儿守着真是可怕得很哩。”

十一点的时候，理查兹先生回来了，他的妻子正在说：“你回来了我真高兴极了！”他却说：“我可真累坏了——简直累得要命；人就怕穷，象我这么大一把年纪，还要干这种倒霉的跑腿差事。老是熬呀、熬呀、熬呀，只不过为了那点儿薪水——当

别人的奴隶，他可穿着睡鞋坐在家里，又阔气，又舒服。”

“我很替你难受，爱德华，你知道的，可是你得自宽自解才行：我们总算能维持生活；我们还有很好的名声哩——”

“是呀，玛丽，这比什么都强。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介意——那只是一时的烦躁，根本不算一回事。你跟我亲亲嘴吧——好，现在一切都忘掉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你那是弄来的什么东西？口袋里是什么？”

于是他的妻子把那一秘密告诉了他。这使他感到一阵心神恍惚，随后他就说：

“有一百六十磅重吗？咳，玛丽，那等于四——万——块钱哪——你想想——真是一笔大财产！我们这村里有这么大家当的还不到十个人哩。把那张纸条子给我看看。”

他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说道：

“这岂不是奇谈！噱，简直是传奇小说嘛，就象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一样，在实际生活中哪会有。”他现在大为兴奋起来；他很愉快，甚至是兴高采烈。他把手指轻轻点一点他老婆的脸蛋儿，开着玩笑说：“哈，我们发财了，玛丽，发财了；我们只要把这些钱埋藏起来，把纸条子烧掉就行了。那个赌鬼如果再来问起这桩事情，我们就白起眼睛望着他，说：‘你说的是什么鬼话呀？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你，也不知道你有一袋什么金子。’这就使他哭笑不得，而……”

“而现在，你在这儿大开玩笑的时候，钱可还在这儿，现在很快就要到小偷活动的时候了。”

“真是。那么，我们怎么办——私自寻访吗？不，那可不行：那未免要破坏神妙的味儿。还是公开的方法较好。你想这桩事情岂不要传得满城风雨！还要使所有其他的市镇嫉妒哪，因为除了赫德莱堡而外，一个外方人决不会把这么一桩事情信

托任何其他市镇，这是他们知道的。这简直等于给我们大登宣传广告哩。现在我要赶快到印刷所去，否则就太晚了。”

“别走——别走——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守着，爱德华！”

可是他已经走了。不过只去了一会儿工夫。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他遇见报馆的主笔兼东家，就把那张纸条子交给了他，说道：“我这儿有一条好新闻给你，柯克斯——拿去发表吧。”

“可能来不及了，理查兹先生，不过我看情形吧。”

回到家里，他和他的妻子又坐下来把这个有趣的神秘事情再谈了一遍；他们简直不想睡觉。第一个问题是，那位拿二十块钱给那个异乡人的公民究竟是谁呢？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俩同声回答：

“巴·克萊·固德逊。”

“不错，”理查兹说，“他很可能干这种事情，这也正是他的作风，我们这镇上就不会再有别人了。”

“这话谁也会承认的，爱德华——无论如何，私底里是会承认的。现在这六个月以来，我们这村子又是和从前一样了——诚实、狭隘、自以为是、一毛不拔。”

“他向来就是这么批评的，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而且还是毫不客气地当众那么说。”

“是呀，可是他就为了这个，遭人痛恨哩。”

“啊，当然；可是他倒不在乎。我看除了柏杰士牧师而外，他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是最遭人忌恨的了。”

“哦，柏杰士可是罪有应得——他在这儿再也别想有人听他讲道了。这个市镇固然算不了什么，对他可是知道应该怎么估量。爱德华，你看这岂不是有点奇怪，这位外方人怎么竟指定柏杰士经手发这笔钱呢？”

“呃，是呀——是有点奇怪。那是说……那是说……”

“哪来的那么多‘那是说’呀？要是你的话，你会选他吗？”

“玛丽，也许那个外方人比这个村里的人对他知道得更清楚哩。”

“尽说这种话，难道就对柏杰士有什么好处！”

丈夫似乎有点为难，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妻子凝神注视着他，等着他答复。后来理查兹终于说话了，他那迟疑的神气好象是表示他预先知道他的话可能要遭到怀疑似的——

“玛丽，柏杰士并不是个坏人哩。”

他的妻子当然大吃一惊。

“瞎说！”她大声说道。

“他不是个坏人。我知道。他之所以被大家看不起，整个的根由就是那一桩事情——就是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一桩事情。”

“那一桩事情，真是！好象单只那一桩事情还不够似的。”

“足够了。足够了。可是那事情罪不在他哩。”

“你说的什么话！罪不在他！谁都知道那就是他干的事儿。”

“玛丽，我敢担保——他是无罪的。”

“我没法儿相信，我也不相信。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的招供。我很惭愧，可是我要供出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是无罪的。我本来是可以挽救他的，可是……可是……呃，当时整个镇上那种愤激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简直就没有胆量说实话。一说出来大家就会都对我进攻了。我也觉得那很卑鄙，真是卑鄙透了；可是我不敢，我没有勇气担当。”

玛丽显出了惶惑的神情，过了一阵没有做声。然后她才吞

吞吐吐地说：

“我……我想你当初如果……如果……那是不行的。决不能……呃……舆论要紧——不得不特别小心——特别……”这是一条难行的路，她陷入泥潭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开了：“这是很对不起人的事，可是……哎，我们担当不起呀，爱德华——实在担当不起。啊，无论如何我也是不会主张你说实话的！”

“那会使得我们失去许许多多人的好感哩，玛丽，结果就……结果就……”

“现在我所担心的是他对我们的看法怎么样，爱德华。”

“他吗？他可想不到我当初是可以挽救他的。”

“啊，”妻子以快慰的口吻大声说道，“这可叫我高兴了。只要他不知道你当初可以挽救他，那么他……他……呃，那就强得多了。嗨，我本就应该看得出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老是向我们讨好，虽然我们对他很冷淡。人家拿这桩事情挖苦我可不止一次了。比如威尔逊夫妇吧，还有威尔科克斯夫妇和哈克尼斯夫妇吧，他们都不怀好意地拿我来开心，说什么‘你的朋友柏杰士’，因为他们明知这是使我难为情的。我希望他不要老是这么一个劲儿对我们表示好感，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始终要这样。”

“我可以给你解释。这又是我的招供。那桩事情正闹得新鲜、闹得火热，镇上决定叫他‘坐木杠’^①的时候，我的良心上受到谴责，简直受不了，于是我就暗地里跑去给他报了个信，他就离开了这个镇，在外面住了一阵，直到风平浪静才回来。”

① 这是美国的一种侮辱人的私刑，把认为犯了罪的人绑住，让他骑坐在一根木棍的削尖的一边上，抬着他游街示众，有时还给两只脚上各挂一铁球，加重他的痛苦。